

Web 2.0，麥克魯漢知多少？

李信漢、杜綺文*

書名：認識媒體：人的延伸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作者：麥克魯漢 (Marshall McLuhan)

譯者：鄭明萱

出版日期：2006年

出版社：貓頭鷹

* 作者李信漢為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生，e-mail: 94451005@nccu.edu.tw。杜綺文為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生，e-mail: 94451026@nccu.edu.tw。

麥克魯漢在《認識媒體—人的延伸》中從傳播媒介的變化如何影響社會、文化進行變遷來探討媒體和人類社會的關係。他首先提出「媒體即訊息」(The media is the message)的觀念，說明媒體的形式塑造了人事關連和人類行為模式，這乃是媒體內容所不能企及之處。從這個角度來看，他認為「了解媒體對於人類的精神價值和社會制度產生的革命性效應」是作為減低媒體對社會影響的重要方式。

我們不知道是誰發現水，但肯定不是魚！

--McLuhan

1964 年麥克魯漢一語道破未來電時代的媒體特性：在電科技形式下，我們全面延伸了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媒體就是我們感官的延伸。也就是說，我們的感官由媒體官能所替代，延伸了我們的感知範圍。因而像是擁有千里眼、順風耳一般，我們得以打破空間、時間界閼，同步地與遠方的世界溝通。也由於電子媒體加速了資訊流通，把世界縮成村莊大小，彷彿讓我們再回到那個雞犬相聞的部落中。

傳播三段論

麥克魯漢分析人類傳播工具的演進，認為可區分為三個時期。首先是「口語文化」(Oral Culture)，這時期的傳播以口語傳播為主，範圍僅限於村落內的居民，我們的感官著重於口、耳、觸覺上的使用。但拼音文字的出現，卻將前期視覺與聽覺的平衡局面給撕裂。麥氏形容，「只有表音字母能夠做出如此銳利的經驗分割，它把眼交給使用者替代

耳，將他從共鳴型語言魔力以及親族網絡的部落迷境中解放出來」（McLuhan, 1964 / 鄭明萱譯, 2006: 119）。從此，我們的感官、心靈也以一种線性、分離的方式組織、理解世界。

以致於古騰堡的活字排版印刷革命，雖然造就了文藝復興，卻在心理和社會上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麥克魯漢稱這個時期為「機械文化」（mechanical culture）。它突出了視覺感官的應用。一方面，線性、畫一的視覺與個人私有觀點結合，使得機械時代的人疏離、無涉；另一方面，活字排版印刷將每種方言擴延在大眾媒體前，召喚出個體的共同想像，形成民族國家。因此我們藉由閱讀書報雜誌，可以「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而活版印刷形成一種讀寫社會，強調科學、知識，在我們心理造成一種支離與感性脫節，讓個人得以抽離事件、情感進行閱讀與思考，也就是理性化的象徵。

進入到「電子文化」（electric culture）時代後，由於廣播、電視的特性，我們再次經由聆聽、觀看的方式認識外部世界。麥克魯漢認為，電子媒體對聽覺、觸覺感官的強調，恰巧回復了「口語文化」時代耳、口、觸覺功能，我們也像是再回到了部落時代。但電子媒介本身的特性：要求觀眾集體參與煽情風格，卻使得個人無法再以抽離、無涉的方式閱讀媒體，理性思考因此消失。

傳播三段論			
	口語文化	機械文化	電子文化
感官使用	耳、口、觸覺	視覺	耳、觸覺
傳播特性	共同參與	先後序列	同時性

媒體即訊息

麥克魯漢以一個領先時代的藝術家自居。他說，「所謂的藝術家，是指任何行業中、或科學或人文，那些能夠掌握領悟自己行動之意義，以及自身所處時代新知意義的人。他是具有整體覺察意識的人」（McLuhan, 1964 / 鄭明萱譯，2006: 102）。

正因為麥式超越同儕的獨到眼光，他看到了分析媒介本質的重要。也就是他那句有些玩文字遊戲的「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宣稱「任何媒體的『內容』，也都是又一媒體」。要瞭解這句話的意義，就要以他常舉的例子說明：人們一直以為電燈光只是一種傳訊媒體，但直到它被用來標示某些商品內容，人們才發現電燈光也可以是一種「內容」。而這種「新媒體」又同時承載了印刷文字時代字母意涵。

因此重點在於，後面的媒體總是能包括前期媒體的內容。而媒體的影響效果之所以強大濃密，乃因為另外有一個媒體做為它的內容。這也是傳播三段論的核心概念。

熱媒體 / 冷媒體

至於他同樣為人熟悉，卻又連他自己都不太掌握住的「熱媒體/冷媒體」，後人只能推論麥克魯漢是以一種二元對立的概念區分，而區分的標準是「解析度的高低」，也就是資訊量的多寡，以及閱聽人參與程度的多、少。只是「熱媒體/冷媒體」的概念，究竟準確與否，恐怕還留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迎接網路「美麗新世界」？

麥克魯漢的理論在資訊高度流通的現代社會重新復活，過去他那零亂、擴散的寫作風格，被視為超文本（Hypertext）的先驅。重讀麥氏的經典《認識媒體—人的延伸》，我們不能侷限在 1964 年的夏天，畢竟寫作當時個人電腦尚未出現，麥克魯漢也絕難想到 web2.0 時代的到來竟對傳統媒體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

然而，再重新溫習麥氏拋給我們的理論，依然可以解釋當下種種媒體環境的變化。網路世界的高度發達，改變了我們吸收新知的途徑。過去我們完全依賴報紙、廣播、電視，現在卻只要利用 RSS、¹ 或是 google 新聞，我們便可輕鬆獲取全世界資訊，而除了網路使用費外，這些都是免費的！

面對這項傳播科技的巨大轉變，悲觀論者認為傳統媒體日薄西山，將逐漸式微。甚至連紐約時報發行人舒茲柏格（Arthur Sulzberger Jr.）都說：「我真的不知道，五年後我們是不是還會印報紙，但是你知道嗎？我並不在乎。」

網路是否已全然改變人們使用媒體的方式？依「媒體即訊息」觀點：後面出現的媒體會含括前期媒體的所有形式，則傳統報紙的文字轉化成網路媒體中的超文本、網路電台、播客（Podcasting）擁有傳統廣播的特性、Youtube、PPStream、TVAnts 等 P2P 軟體演化成新型態的網路電視…。網路，像是百衲被，接收了過去所有媒體形式特性，帶來全面的媒體使用革命。這也是麥克魯漢所認為，科技形式的演進，最終會影響人類媒體使用模式，進而造成文化變遷。

新科技，新思維！？

然而，麥克魯漢被人批評過度科技決定論的觀點，同樣也可應用在對網路前景過度樂觀的推論上。網路雖是難以抵擋的傳播新科技，但並不意謂著傳統媒體將就此消失。貓頭鷹出版社總編老貓，日前在個人 blog² 上發表一篇短文〈停止購買實體報紙兩月記〉提到，實體報紙具有版面視覺相關性，讀者可以由版面的配置區塊得知其它新聞的關聯性；以及實體報紙的線性閱讀較網路的往復式閱讀，更易讓讀者瞭解新聞結束與否。

老貓的閱讀經驗，或許稱不上新發現，因為這恰恰是許多人長久以來的閱讀習慣。如今面臨網路新媒介的挑戰，舊的閱讀習慣卻不斷被新科技給撕裂。像是在《古騰堡銀河系》裡，麥克魯漢提到非識字社會的土著，不經相當訓練根本沒法看電影、照片一般，從實體報紙、線性閱讀文字的訓練，過渡到網路式的超文本閱讀，現代人恐怕還需要一段很長的學習過程。可以想見的是，這種改變絕不會是單向的科技制約，而會是科技與傳統文化的相互對話。所以，即便是喊得震天價響的 web 2.0 甚至搶搭順風車的 web 3.0，我們都不意外地看到新科技不斷努力和人類舊有的科技使用習慣磨合、接軌。一如那句陳腐的廣告詞：「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在很多情況下，我們確實不知不覺地被新科技所改變；但同時，科技也是附著在我們既有的媒體使用情境中，與我們共同發生變革。

資訊外爆 量變不等於質變

從資訊觀點來看，麥克魯漢認為在機械時代，印刷文字成爲主要儲

存資訊的媒介，然而因為文字線性表現，書本載體的限制，使得資訊的保存量有限。到了電時代，電網絡取代文字成為資訊儲存的媒介。因為電時代建構出的全球網絡，超越時空、包納整合，造成資訊的全球快速傳布與同步，型塑龐大的資訊流，也促使個人的資訊需求無論在數量、質量、廣度、深度都遠超過機械時代大幅增加。

除此之外，在資訊生產部分，個人不僅作為資訊的消費者，也成為資訊生產者，人人可以生產自己的新聞或資訊。因此，麥克魯漢認為電時代將個人從機械時代的束縛解脫，人人得以有生產、學習、消費全球資訊的能力，進入一個具有創造力、生產力，同時共享大量訊息的全球資訊網絡時代。

麥克魯漢預言一個資訊大量爆炸的電時代，跨越時空的資訊共享，個人擁有資訊生產的能力，各種媒體都擁有對於真相的詮釋權，也創造出龐大資訊在你我的電子世界流動。然而生產資訊管道的多元，眾聲喧嘩下，有著撕裂資訊真實性的可能，資訊生產與傳遞的過程，摻雜人為生產的介入，真實反倒被扭曲、修改甚至重新定義。在龐大資訊流竄之際，享有大量資訊內容的電時代，失去了文字儲存資訊的純粹，反而衝擊了資訊的正確性與價值。麥克魯漢質疑印刷術時代所帶來的理性與啟蒙，卻不能否認印刷術對於資訊保存的功能。在資訊時代，因為資訊量的龐雜反而造成資訊的貶值，呈現出電子資訊流自身的限制。

多元社群 多重自我 真正的解放？

麥克魯漢認為機械時代的個人被獨立於部族之外，講求單一、支離的媒體型態建構出情感疏離的個人主義時代。這個現象，從麥克魯漢的觀點來看，在電器時代會因為電視、無線電廣播的包納共感性格，促使

個人的「再部落化」，建立一個允許多元、多樣化的社群存在的場域，個人不再只是孤立的生產單位的疏離主體。

從網路使用來看，各式各樣的網路家族的崛起似乎印證了麥克魯漢的觀點，家族中的成員跨越疆界的限制，遍布全世界。網路的開放包納性格，全球人類超越階級、種族、年齡等種種限制，去除中心的束縛，家族的成立如雨後春筍，證明電器時代的去中心性，型塑了多元部族存在的可能。媒體賦予個人超越時空的能力，突破媒體守門人的限制力，讓網路使用者享有網路參與的主動性，資訊生產（如：blog 文章撰寫）、資訊分享（如：張貼轉寄文章）、資訊參與（如：網友在網頁上留言）的自由，都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可能，個人似乎如麥克魯漢所預言的，擺脫機械時代的束縛，在電器時代獲得解放自由。

或許沒錯，個人從事網路行為的過程中（如網路家族參與），在網路匿名特質下，一個人可以隱藏自己真實身份，扮演多重角色，身份可以因時因地因家族不同而不同，呈現個人身份的「去中心化」。然而，個人在多種網路使用身份下，儘管個人不再疏離而單一，卻也容易因為多重自我，如同後現代主義所提的「精神分裂主體」，陷入自我分裂的狀態，形成個人自我的失焦，甚至過於沈溺在網路的虛擬社會，而無法自拔。麥克魯漢認為人類自我在電器時代可以擺脫束縛獲得解放，然而從網路行為來看個人從單一到分裂，從疏離到迷失，人類對於自身主動性的掌握，麥克魯漢的觀點似乎太過樂觀。「再部落化」的多重主體，接收著源於不絕來自四面八方的部落鼓聲，音源過多，有時迴音擾人，不知何所為，也不知何所以為。

認識媒體 人類自主再提升

然而，一般人都將麥克魯漢歸類為「科技決定論者」，因為他所指陳出的「媒體即訊息」正面肯定媒體對於個人和社會型態的影響力，否定人類行為的能動性，暗示個人在這個過程的被動與無助。然而，回歸到這本書的書寫初衷，如果麥克魯漢提出「認識媒體」的口號乃是為提高人類對於媒體特質與影響的認識，進而減低媒體影響力，這似乎也表示他本人不樂意看到人類在媒體演化過程中的被動地位，企圖站在人類的立場進而發聲，試圖以「認識媒體」作為人類「化被動為主動」的一個開始。換句話說，麥克魯漢撰書的最終關懷，並非歌頌媒體的偉大，而是依然相信人類與媒體亙古交相互動下，透過人類的「媒體素養」的培養—亦即對媒體的再認識，進而提升人類使用媒體的自主性，用以減少媒體與人類之間產生的種種矛盾。不管媒體是否為人的延伸，麥克魯漢可能期許人類從「認識媒體」開始，試圖掌握媒體並予以行動。

註釋

- 1 RSS 是一種用於網上新聞頻道、網誌 ([weblogs](#)) 和其他 Web 內容的數據交換規範，起源於網景通訊公司 ([Netscape](#)) 的推送技術 ([push technology](#))，將訂戶訂閱的內容傳送給他們的通訊協同格式 ([Protocol](#))。
- 2 取自：<http://b-oo-k.net/blog/blog.php/2007/204>

參考書目

- 汪益譯（1999）。《預知傳播紀事》。台北：台灣商務。（原書 McLuhan, E. & Zingrone, F. [1995] *Essential McLuhan*. Concord, Ont.: Ananst.）
- 林志明（2002）。〈影像與傳播—閱讀麥克魯漢〉，《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藝術專刊》，47(1): 41-56。
- 楊明蓀譯（2003）。《媒體現形—混沌時代瀕臨意識邊緣》。台北：商務。（原書 Zingrone, F. [2001]. *The media simplex: At the edge of meaning in the age of chaos*. Toronto: Stoddart Pub.）